

張大千李秋君不了情

●謝家孝

百歲千秋金石情

自古名士多風流，大千先生在這一方面，亦多流傳人口的韻事，有報紙刊了一段說他有八位太太，他聽了此事，哈哈一笑說：「要打對折，要打對折！」

過去在大陸上，他確曾有四位太太，分居北平、上海、成都等地，他在敦煌面壁時期，就有兩位太太不辭勞苦隨侍身邊。在青城山住的時候，三位太太也共居一處。一般人都奇怪何以能相安無事？大千先生確御妻有道，治家有方。

大陸變色後，僅祇一位太太徐雯波女士隨他遨遊四海。三妻四妾之事，隨着時代觀念的改變，在大千先生來說，已屬過去。

「巴西一報紙，還說我有九位太太，四十五個兒女哩！」大千先生笑着說：「如此繁衍下去，巴西人就心有一天我會做他們總統，他們說因為我擁有的基本票最多了。」

怎麼會造成這個錯誤的呢？

大千先生說：「那是我剛到巴西之初，一位巴西記者遠道來我的八德國訪問，不巧家裏沒有人傳譯，只有我一個小兒子，會幾句葡萄牙話，小傢伙怎麼能做翻譯嘛，如此夾纏不清，大概就這樣搞錯了的。」

家事本不足為外人道，所幸大千先生洒脱豪爽，談興之所至，他毫不隱諱。大千先生與一位特自香港專誠前來看他，情同手足的摯友敘舊，道出了他深藏心中幾近五十年的一段摯情，本屬藝壇佳話；並非絕無人知，但却也曾被誤傳。

這段屬於大千先生純情戀愛的對象，是一位名門閨秀的女畫家。他說：「寧波李家名門望族，世居上海，我在上海的日子，多半在李府作客，李府與我家世交，李府的上一輩二伯父李薇莊，也是老革命，與先烈陳英士先生是好朋友，民國成立後，曾任上海市民政廳長，李府的三小姐李秋君，是滬上的才女，家學淵源，詩詞書畫皆能，若問我，誰是我的知音，我會毫不猶豫的答覆說：「李秋君！」

「這位三小姐與我常談畫論書，因為我們是通家之好，李府上下由老太太到傭人，個個對我都好，從不見外，我住在他們家裏絕無拘束之感，而三小姐對我的照顧真是無微不至！」

「秋君小姐與我是同庚，記得在我們廿二歲那一年，李家二伯父薇莊先生，有一天把李祖韓大哥、秋君小姐及我叫到身邊私談，二伯父鄭重其事的對我說：「我家秋君，就許配給你……」一聽此言，我是既感激，又惶恐，更難過，我連忙跪拜下去，對二伯父叩頭說：「我對不起你

們府上，有負雅愛，我在原籍不但結了婚，而且已經有了兩個孩子！我不能委屈秋君小姐！」他們的失望，我當時的難過自不必說了，但秋君從未表示絲毫怨尤，更令我意想不到的，秋君就此一生未嫁！」

「為什麼你們……？」我的問題尚未脫口，大千先生解釋說：「李府名門望族，自無把千金閨女與人作妾的道理，而我也無停妻再娶的道理……可是以後秋君待我之好，如同在盡一位賢妻的責任，這在他們家裏是公開的，毫無秘密，可是我們之間絕無半點逾越本分的事，連一句失儀的笑話都從來沒有說過，她對我是關切、愛護；我對她是敬重、感激！」

聽慣了大千先生的龍門陣，以往談的性質多屬豪放性的，當他談到這段屬於柔情的韻事，雖然他言辭之間，從來未用什麼「相見恨晚」「恨不相逢未娶時」的陳腔，但在語氣上，也顯然給我一種異於平時的婉約氣氛。

「李府大家庭的規矩，財產劃分，在外賺了錢，也要提出一份繳為公用，我是住在李府上的常客，我在他們家就是三小姐的客人，三小姐拿私房錢多繳一份，三小姐的車子車夫是給我使用，而我的穿着，都是三小姐經手縫製，照顧飲食，做我愛吃的菜，那更不必說了。李家兄弟為我

請客加菜，都要特別聲明，否則就插不上手，輪不到他們的份！

「我在上海時，大風堂的畫室等於設在李府上，向大風堂拜門的弟子，李秋君三小姐可以代表我決定收不收，如我不在上海，秋君可以代表我接帖，受門生的叩頭大禮；拜了她，就算數！」

「設在李府的畫室，我大畫檯後的椅子，門生朋友都不敢坐，秋君每天却要坐兩次，那倒不是說她以主人自居，她坐的時候，總是在飯後，她要佔着這個位子，一方面與我談天，她說這一方面也就管制了不要我在這段時間畫畫，她說飯後就畫畫，最不衛生，容易得胃病。」

「我與秋君既有如此深交，彼此雖說是傾心的知己，但外間難免有蜚言傳說成排闥，尤其是上海的小報最會捕風捉影，繪聲繪色，張大千與李秋君常是小報上的花邊新聞題目。」

「記得有一次，我剛由四川到上海不久，我同李祖韓大哥去澡堂洗澡，就在澡堂裏修脚時，無意間看到一份小報，上面赫然有『李秋君軟困張大千』的標題，那篇文章說我到了上海，就被李秋君軟禁在家裏，秋君要獨占大千，禁我社交活動等等莫名其妙之渲染與形容。當時我看了極為不安，我很不好意思的把報紙遞給李大哥說：『小報如此亂寫，我待會怎麼好意思見三小姐！』大哥說：『這些莫名其妙的胡扯，管它的！』」

「回到李家，秋君反而主動的先把報紙給我，我說外面如此亂傳，我真是對不起你！秋君說只要我們心底光明，行為正大，別人胡說也損不了我們毫髮，不要放在心上！」

大千先生以一種由衷而發的讚美語氣說：「你們可看出她多豪爽，心胸多開闊。自此以後，我越發敬重她，外間的蜚言我不在乎了，我慶幸有她這位知音！」

如同抽絲剝繭，大千先生談起他與李秋君的「詩情畫意」，細緻纏綿，彌久愈甘。

「人家常說，張大千居留在上海時期的作品最靠不住，畫多半是他的贗品。此說必然係指秋君而言。其實，我與秋君合作的畫不少，他們一家都能畫，大哥李祖韓也常要為我補襯景，他們是好玩湊興的性質，倒不是為我代筆作贗品。」

大千先生說：「目前我珍藏得有秋君的畫卷在巴西八德園，在臺北，我只知道目寒家裏有一幅我的畫，秋君題的款；『蜀山秦樹，大千居士繪，李秋君題』等字樣，好像是這樣的，我記不太清楚了。」

「大家只知道我現在這位太太管制我的飲食很嚴格，其實管得最嚴格的是秋君，而我太太目前執行的這一套都是秋君親自教她的。」

「早年在上海我就有糖尿病，每有應酬，都是祖韓大哥及秋君三小姐陪我，熟朋友也都知道我們親密的關係，幾乎都是李家兄妹坐在我的左右兩側，吃的菜都要秋君鑑定後，夾到我面前的碟內我才能吃。我最餓甜菜，可是往往不能吃到口，只有一次我很有意，那一天的宴會，男女分坐，我居然沒有與秋君同席，我記得是梅蘭芳與余叔岩坐在我的兩旁，但秋君在鄰席關照我，不許亂吃。等到上來了一碗撒着桂花末的芋泥甜菜，我大聲問秋君，這道菜我能不能吃？秋君眼睛

近視，錯看桂花末是紫菜屑，她以為是鹹的菜，回答可以吃，我趕緊挖了一大調羹就吃，太太小姐們總慢條斯理秀秀氣氣動作慢些，等到秋君嚐到是甜菜，大叫：『你不能吃！』我早已下肚了，還回她一句說：『我開了妳才吃的！』」

說到這兒，大千先生得意的哈哈大笑。別看他一把大鬍子，雖具「道貌」並不「岸然」，風趣俏皮起來，頗有老「頑童」的味道，就憑他這種不失赤子之心的天真性格，雖然他常自我幽默，從來沒有年輕過，但他給人的感覺確也從來沒有「老」過！

「記得又一次也是我貪吃出了毛病，那是在秋君家裏，一餐我吃了十五隻大開蟹，然後我又到街上去偷吃兩杯冰淇淋，結果那天晚上不得了，上吐下瀉。秋君與老太太住在後院樓上，聽說我病了，秋君深夜來探視，又忙着請醫生來急診，一直是她在床邊照顧，醫生來了給我打針，對秋君安慰說：『太太，不要緊的小毛病，您請放心！』我躺在床上聽見，好不難為情，又不好解釋，心想都是自己不好，又令秋君吃了啞巴虧！」

「第二天病好了，我向秋君道歉，她知道她要說什麼，她坦然一笑回說：『醫生誤會了也難怪，不是太太，誰在床邊侍候你？我要解釋吧，也難以說得清，若不是太太怎麼半夜三更在你房裏侍候，反正太太不太，我們自己明白，也用不着對外人解釋。』」

「我現在這位太太，真是秋君視同學生一樣教導出來的，她們之間的感情很好，我太太敬重她，她常對我太太說，這樣要注意我，那樣要留

心我，秋君說：「大千是國寶呀，只有妳是明正言順的可以保護他，照顧他，將來在外面我就是想得到也做不到啊，妳才是一輩子在他身邊的，還得妳多小心，別讓他出毛病！」

大千先生說：「我今天這樣說，好像是對自己的臉上貼金，但秋君確是這樣說的！對我一切無微不至，今天當着她的親兄弟在這兒，我才願意擺這段龍門陣，他可以證明我與秋君之間這大半輩子知音的摯情！」

在座的李祖萊先生，點着頭，不時揮言應聲。他們之間在敘舊中，一定共同懷想着同一個人。李祖萊目前特自香港來臺北探訪大千八哥，送走大千先生後他即返香港，他們相約在四月中大千先生七十大慶之前，他要趕到巴西八德國去祝賀。

「說起生日，我又想起我與秋君合慶百歲壽誕的事，」大千先生又談了一段藝林佳話，「我生日在四月，秋君在八月，我說過我們是同庚，那年五十歲，朋友們說要為我們合慶百歲大壽，我四月間在成都過的生，為了賀秋君生日，八月我特自四川坐飛機到上海去，在所有朋友中，我們收到一份最有意義的禮物，是金石名家陳巨來先生為我們刻的一方印章：『百歲千秋』。」

「陳先生把大千與秋君的名字，合慶百歲的紀念，都包含在這方印章裏，在朋友們憊意之下，我倆合繪了一幅畫，就蓋上了一個『百歲千秋』的圖章，我與秋君相約，各繪五十幅或合作五十幅各廿五幅畫，互相題款，湊足一百張，每張畫都用這塊圖章，可惜受戰亂的影響，日後離散日

多，這個心願我們至今猶未達成！

「原本追求秋君小姐的名士甚多，向李府作媒求親的人也不少，其中還包括外交官，但均為秋君所婉却，我每次都極力促成，但秋君只淡然一笑置之……。」

大千先生雖然繼續在談，但聲音已低沉啞啞，他說：「我們生不能同衾，說來也不足為外人道，我們曾合購墓地，互寫墓碑，相約死後鄰穴而葬，秋君也顧及名分並不逾規，她還說我有三位太太，不知誰先過世，因此她寫了我的三種墓碑，半開玩笑說，不知是那位太太的運氣好，會與我同穴合葬，我也為她寫了：『女畫家李秋君之墓。』」

這是一段基於情，止於禮，名媛雅士之間的「詩情畫意」「金石盟」，在我們年輕的一代聽來，頗有難以想像的純淨。兩個人之間的感情，本屬外人難以置喙的事，灑脫即如張大千者，亦曾有人言可畏之慮，但願這段有如空谷足音的佳話，不受歪曲，長傳藝林。

「咳，一睨眼大家都是七十歲的人囉！」大千先生微喘着對李祖萊說：「如果你還能通消息，代我向秋君致心意，盼她保重，如果她還能脫劫出來，我們在有生之年還能聚首敘舊，那也就了無遺憾！」

滿以為一生快人快事，得天獨厚，實至名歸的大師，永遠見他生活於高朋滿座談笑風生之間，殊不知他內心深處也有一份感情的淒涼，真是人生美滿何其難！

窗外愁雨未歇，扶桌而起的長者，悄然入內室，我第一次覺得，他的脚步似也有些踉蹌……

大千心喪報秋君

大千先生希望在他有生之年，與李秋君聚首敘舊的心願，一直沒有達到，李秋君於一九七一年八月病逝上海。此一噩耗，至親守秘，不令大千知，逾年，大千居士因在香港舉辦一次盛大畫展，全權委由李祖萊處理，祖萊為秋君女史之令弟，由於畫展盛況，事之鉅細均由李祖萊伉儷費心安排，大千先生感念之餘，不禁回憶到早年他在上海的畫展，亦為李府中人主持，當年處置者為李家大哥祖韓及三小姐秋君，李祖韓早已故世，大千先生在感慨中常不忘他的詩畫知音李秋君，以畫展話題在家中喟然，尚以三小姐陷身上海，不得聞此消息，大千夫人爰波不慎洩秘，順話答以：「三小姐亦不可復見矣！」

至此大千先生始知與他情逾金石的李秋君已離開人間，即使死後也不能如約與他鄰穴而葬，哀痛之餘，精神恍惚，久久難言，終以親筆寫一長達八頁之信札，致李祖萊伉儷，哀悼秋君，自稱「將以心喪報秋君也」……

此處謹摘錄大千信札，悲悼秋君之辭，以見其真情：

「……自四月初一賤辰前，身體即感不適，屢欲作書奉告，輒以困頓輟筆。三小姐捐幛，八嫂羅姪秘不令知。二日，偶談及此番港上展出，弟與弟媳如何措施，感其盛況不減二十年前大哥

三小姐處置，惜大哥已歸池壤不及見，而三小姐陷在上海，亦不得聞此消息，良以為憾！八嫂忽喟然曰：「三小姐亦不復可見矣！」兄怪問之？八嫂與蘿姪始以見告，驚痛之餘，精神恍惚，若有所失！以兄爲國之寶一語，乃始自三小姐。兄年五十時，初與八嫂結婚，居祖模康樂新村。一日，三小姐來，執兄手付八嫂手曰：「此國之寶也，我儕當極力保護之！」三小姐誠爲兄生平第一知己。自二十二歲於雲書大伯府中一見傾佩，訂爲兄妹。三十年間，飲食衣服疾病醫藥，無不關切周至，以此亦頗爲兄受謗。而三小姐允爽之情，初無所計，且令心瑞、心沛二姪女寄名膝下，爲之命名，瑞爲名玖、沛爲名玖，從尊府排名也。似此豪直，求之古之閩彥亦不可得，況在末世乎！方兄在大吉嶺時，曾寄小詩與大哥與三小姐云：「消渴文園一病身」。偶思七十子之徒，於夫子之歿，心喪三年，古無與友朋服喪者，兄將心喪報吾秋君也！嗚呼痛矣！（中略）先數日得岳軍先生函云：「與吾鑿鑿輒生噴！」君家兄妹天邊遠，從此應無誠勸人！今大哥三小姐先後棄我而去，老病一身，真無誠勸人矣。憶在三小姐畫室，午夜同煮咖啡，以兄渴疾不能食糖，大哥三小姐亦爲之擗而不食；端午節有客餽送洞庭白沙枇杷，亦相戒不許入口，其愛護之深，可以見矣！兄之於三小姐，視之若妹，敬之如師，今與弟通信，猶如見秋君，望賢愛此信，以見我兩家交情耳。（下略）」

讀者對照上章「百歲千秋金石情」，對大千先生函中所述當會明瞭，八嫂是指大千夫人徐雯波，蘿姪爲大千長公子葆蘿。函中提到大千曾以他的親生女兒張心瑞、張心沛過繼在終身不嫁的李秋君女士膝下，這種通家之好的知交，李秋君亦循例應請爲二女命名，並依李氏排行「名」字輩，爲心瑞命名：名玖，心沛爲名玖。大千先生認爲，似此豪直，求之古之閩彥亦不可得，況在末世乎。

悼秋詞中最沈痛者，「大哥三小姐先後棄我而去，老病一身，真無誠勸人矣。」又如：「古無與友朋服喪者，兄將心喪報吾秋君也！嗚呼痛矣……」

時局變異，對送遭動亂浩劫的中華民族來說，生離死別，家破人亡之痛，在中國人中多如恒河之沙，大家皆有其悲哀。大千居士感念秋君爲生平第一知己，李秋君逝世於一九七一年八月，斯時中共對外尚未開放，視其歷年來盡力爭取張大千回歸，若早知大千心目中十分重視與李秋君這段純靈性的「千秋情」，恐怕亦會早採措施放李秋君出國，不論大千在巴西、美國或在臺灣，料必迎秋君於香港，不會携手同歸或能長聚海外，至少千秋兩老白髮銀鬢話當年，一了生平之願，不致抱恨終天。

子孝妻賢天倫樂

既然談到了大千先生的韻事，也應該交代清楚大師的家眷；關於他的私生活，常常也是以訛傳訛，被人渲染的話題，當然並不是誰有什麼惡意，故作謔言，或許只是在加添張鬚的傳奇性而已。但我總希望能由他自己口中說出來，以作真實報導，而生澄清效果。

譬如：有人說「張大千的如夫人，多來自他的女弟子。」爲他辯護的人則說此言無據，以張大千的名士生活，即所謂傳統士大夫生活，不免有如夫人，何況他是遵母命而行，遍遊各地，常居停處，置家娶妻，只要雙方願意，又能相安無事，不鬧家庭糾紛，實在無可厚非。

由於大千先生雅好遊覽，他自己曾謂：「山水姻緣，等於婚媾。」其言殆指山川姻緣求之亦不易，但好誣者又以數學等式來套用他的話，說張大千婚媾等於他的遊山玩水！

大陸變色後，張氏家眷多數陷留未能脫身，於是又傳出張大千在大陸的妻子都與他「集體離婚」。這些謠而近虐的謔言，常爲關切張大千者忍不住要爲他辯護，但大千先生本人則素不介意！

當我詢及他的家小這個問題，大千先生說：「等我寫給你好了，名字說起來不如寫來方便。」在他離臺前夕，百忙之中，他沒有忘記他的諾言，果然提筆寫了一頁「家譜」給我，四位太太，十六個兒女，老人家大概在家裏叫慣了小名，寫到學名的時候，常喃喃自語的說：「他叫『心』什麼啊，我都記不清楚了！」所以儘管人人都讚他有超人的記憶力，但他自己却常說：「究竟是年齡不饒人，我的記性，這幾年差多了！」

大千先生的原配夫人會慶蓉，僅生一女；第二位夫人黃凝素，她生育最多；第三位夫人楊宛君，是北平人，能歌擅畫，有關她與大千先生的故事最多；目前這位夫人徐雯波，她最賢慧，也

最有福氣，因其他三位，一死、一離、一在大陸受苦，獨她追隨大千先生遨遊四海，克盡侍夫育子持家之道。

大千先生的原配曾慶蓉，就是在他做和尚未成，被善子二哥抓回成都，在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下結的親，名門閨秀，舊式的主婦，賢淑持家，一直住在成都，並未隨大千先生出外遊歷、應酬。只生了一個女兒心慶。數年前死於共黨的迫害。

大千先生在成都老家的珍藏，自他脫險後，曾氏夫人就成了被清算迫問的對象，敦煌作品，古董字畫固不必說了，連大千先生昔日作畫的舊筆硯，都被共幹拿去陳列品，在「沒收」的時候說得很婉轉：「人民政府暫代張先生保管，等他回到祖國時立即送還！」曾氏夫人在成都抑鬱病死後，中共政權居然破天荒送了四百人民幣作奠儀，其名目就在「酬謝他保存人民的藝術財產有功。」

第二位夫人黃凝素女士，追隨大千先生最久，生育也多，在敦煌面壁時期，她也跟去吃過苦。大千先生這次在國內若干場合，不祇一次談到他最怕的是打麻將的聲音，隔壁的麻將聲音，都可以影響他作畫，大千先生沒有深說，其實他有隱痛，就是因為不滿凝素夫人愛打麻將而致感情破裂。據說，他不滿凝素夫人常為打麻將而忽略了他，大千先生有一次氣極了問她：「你究竟要麻將？還是要我？」據說對方在氣憤中衝口回答：「要麻將！」就此決裂。這必然是日後大千先生更厭惡麻將聲音的主要原因。自北平逃出日人

掌握，到了香港，突然不願坐飛機回川而倖免遭難的就是這位太太。

第三位夫人楊宛君，北平人，婚後跟大千先生耳濡目染日久，也能繪畫，她常是陪伴大千先生遊山玩水，出入應酬的伴侶，敦煌時期她也追隨，最早她梳兩條長辮，後來一度剪成短髮，且喜作男裝，穿的必是與大千先生同樣衣料的長袍，出雙入對，引人注目，但她沒有生育。

宛君夫人陷留北平，一向最好打扮，大千先生曾談起一段故事，有一年他在東京，接到宛君女士自北平寄出的信，希望大千先生寄些衣着給她，大千先生說他沒有想到在吃不飽的日子中她所熱望的仍是衣着，也想到她最愛漂亮，就給她買了好多艷麗的時裝，當時在他身邊的這位愛波夫人，還勸阻說不要給她添麻煩，這樣摩登的衣服，大陸上那裏敢穿出來！果如所料，以後接到楊宛君來信大訴其苦，說稅高得很，而且不准不取，又怨大千先生「沒良心」，多次在香港給兒女買錶寄回去之前，都代完了稅的，何以寄給她的衣服就不先代完稅再寄？

大千先生回信反幽一默，他說：「做人旅經日本，此處與『貴國』沒有邦交，自無義務代『貴國』收稅，所以做人未能先代你完稅後寄物，令你如此麻煩，殊深歉然！」

近年一直陪伴大千先生的這位徐雯波女士，成都人，原是大千先生大女兒心瑞的同學，常到張家去看大千先生繪畫，極有興趣要求拜師學畫，但大千先生婉拒不收她。對我解釋說：

「我們大風堂收門生的規矩十分嚴格，定了

師生名份就不涉及其他，我沒有收她做學生，倒樂意她做我賢惠的太太，我太太有時候想起來了，還翻出老話來埋怨我啊，說我看不起人，不收她這個門生，其實呀，我說，實在就是因為我太太看得起她了，才不收她做門生！」

徐雯波女士生育了二子二女，兒子留在巴西，女兒在美國唸書。

這一次，徐雯波女士在臺北叩拜馬木軒（壽華）先生做老師要學畫，一般人都奇怪說是「捨近求遠」嘛，大千先生說：「古人都有易子而教，我絕不能教我太太，她喜歡畫蘭草，又極敬佩馬木老的蘭畫得好，她這次拜在馬木老門下，也可以達成她多年要學畫的心願。」

大千先生的子女十六人中，其中一子心亮，一女心碧早夭，目前陷留大陸者六人。長子心亮，二十九年病死於西安，這是大千先生入教煌之前迭遭折子喪兄之痛的兩大刺激。次子心智，隨他入敦煌工作，亦因此行，後與西北將領魯大昌結為兒女親家。魯嵩齡之女嫁給張心智，當時係由張目寒飛赴蘭州代他主婚。其餘心玉、心珽、心瑞、心慶、心裕等六子女陷留大陸。心瑞本為大千先生最鍾愛的大女兒，曾被共黨政權用以為餌，派到香港、巴西來企圖誘騙大千先生回大陸結果失敗，被公私分明的大千先生痛斥峻拒。目前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子女，最長者心一、心澄、心夷、心印（懷於大吉嶺，生於香港）、心嫻、心沛（上一次曾隨大師回國訪問）、心健、心聲是最年幼的一個，現年十五歲。

現在大千先生身邊的子女，均極重孝道，不

僅早晚請安，且服侍其父沐浴，爲老父理髮，更難得的是爲父親修脚，一切事務均本弟子服其勞的家規操作。故羨慕大千先生的朋友，說他不僅在御妻有術，更佩服他教子有方！

名士風流艷聞多

張大千除了與李秋君的戀愛而外，在國外也會經兩傳韻事：一次是在韓國，一次是在日本。前者留下美麗的回忆；後者幾惹麻煩！

抗戰時期，大千先生曾到過韓國，究竟何年何月未能問明白，他在韓國期間，曾對一個名叫春紅的韓國麗姝極爲欣賞，惜語言不通，他曾題詩贈春紅：

「蕤縠蠻荒語未工，那堪異國訴孤衷，最難猜透尋常語，筆底輕描意已通。」「新來上國語初諳，欲笑羞亦太怒，眼角眉紋微蓄愠，厭他俗客亂清談。」據說這一段情，曾傳回國內，凝素夫人知道了曾寫信質問，大千先生立即以他與春紅的合影寄回，並附詩作答。

「觸諱躊躇怕寄書，異鄉花草合歡圖，不逢薄怒還應笑，我見猶憐況老奴。」「依依惜別癡兒女，寫入圖中未是狂，欲向天孫問消息，銀河可許小星藏？」字裏行間，野心盡露。

自大千先生親近的人處了解，大千先生在韓國期間，就與春紅賦同居之愛，這已可自他的詩文中，「異鄉花草合歡圖」、「銀河可許小星藏」等句看出來。大千先生在離韓之前，還拿了一筆錢安頓春紅，助她開了一家藥舖。大概他也有所顧忌，並未帶回國來登堂入室。

上述這段韻事，我未便親口向大千先生求證，但因見到他有形諸文字的詠述，不致無根據。復至一九七八年漢城舉辦展覽，禮邀大千先生赴韓，大千先生親口對我說，他去韓國是要上墳，了心願。

大千先生在日本有一位爲他作多方面侍候的山田小姐，這件韻事大概由於愛波夫人認可，倒是常聽他提及「亞瑪達」山田之名。

有關大千先生與山田之間的事，有說她是張大千在日本收的「女弟子」，其實是他日本僱用的「女秘書」。

大千先生自在海外僑居以來，日本是他常去的地方，主要是爲了採辦畫具顏料，裱畫或精印出版，賞花探友也是附帶的目的，山田小姐與他結識，據說也就是透過裱畫店的關係，時間是四十一、二年間。

當大千先生遷往南美洲初期，他回到香港日本來，愛波夫人並不一定每次偕行，在日本居留較長，購物、照顧居停等都需要人，山田的父母也能繪畫，山田本人也懂得畫，經由裱畫店的關係，山田就做了大千先生的「女秘書」，也等於是「女管家」。

大千先生多年來一直強調不說日本話，他最得意的事，就是他不僅訓練了山田能說北平話，而且還要用毛筆寫中國字。大千先生不在日本期間，有關裱畫、購物等事務都由山田辦理，處理情形，山田會用毛筆寫方塊字的八行書向他報告。

大千先生一談起山田，先就要以讚美的語氣表揚愛波夫人，他說：「我的太太真有氣度，她

並不挑剔我與『亞瑪達』如何，反而處處爲她設想，譬如說我在南美洲要託朋友撥兌生活費給『亞瑪達』，有一次我想三百美金夠了，我太太隔壁聽見了，立刻出來說應該兌五百。」

「後來幾次，我太太陪我出來旅行，凡是要去日本，我太太總忘不了要爲『亞瑪達』準備一份禮物。」

大千先生在日本居住期間，即使夫人同去，也與亞瑪達住在一起，每週有兩天晚上，愛波夫人是不讓大千先生到她房裏去的，明顯的是讓牠與山田同寢。

據張氏親近的關係了解，張太太也對此事表示過她的意見，她認爲過去在大陸上，四位太太共事一夫，大家都相安無事，如今多年來，名份上只有她才是張大千的太太，她自覺生活很幸福，她又說，大家都告訴她，大千先生是藝術上幾百年難得一見的大天才，她的責任只是如何維護他的身體健康，心情愉快，所以她覺得只要不危害大千先生健康的事，只要他覺得愉快，就不反對。她認爲山田有日本女人的特點，確曾好好伺候過大千先生，她就不想阻止。她說他年齡已經老了，晚年一定要讓他愉快。

難怪大千先生對他太太要作由衷的讚美，更常在親朋之間作公開的表揚。

但是，這位山田小姐，大千先生早在幾年前就與她斷絕往來了。若干跡象顯示，山田侍候他的動機似不單純，大千伉儷提高了警覺，疏遠了她。

起初引起他們奇怪的事，大陸寄出來的信，

多半是由東京的亞瑪達轉交，而且那些信都是以各種藉口要誘勸他回去的，儘管山田的態度很含蓄，但偶而她也會以帶勸帶問的語氣問大千先生：「你爲什麼不回去看看？」

由於除此而外，並無其他明顯跡象可尋，大千先生對山田初僅存懷疑態度，在他離開日本的期間，他曾暗中拜託常居日本的朋友代他注意一下，查查山田的底細。

受託的朋友後來警告大千先生，說是據調查，山田與日共暗中來往。這件事最令愛波夫人緊張擔心的了，一反以往不介意的態度，她變得處處提高防範，無論大千先生到那裏她都隨行，防微杜漸以免外人乘虛而入，到日本的行踪，他

們是不再讓山田知道了。

大千先生說：「後來事實證明，亞瑪達果然不簡單，說她與日共有來往，我們沒有證據，直到她有一次，居然隨一個什麼團體到北平去訪問過了，不說她是共產黨，至少她是左傾份子，如果別具用心來曲意奉承我，想起來未免可怕，好在她以後與我沒有來往，就是在最近這兩次我往來日本，她也沒有找過任何麻煩！」

像大千先生這樣的藝術家，一生寄情於山水園林筆墨之間，雖不願涉及政治，但國家民族的觀念極重，前文舉敘的事例斑斑可考，即使在他個人親情之間，一涉及他的人格名節，雖親若子女，他也峻拒不受誘惑，如果共產黨想利用一個

日本女人來色誘大師，那未免太膚淺了。張大千從來不唱什麼高調，他的理論很簡單，大千先生說：「一個藝術家最需要的就是自由！」

別以爲他是真名士自風流，風流他也有他的道德準繩與原則，大千先生親口說的：「沒有感情爲基礎的女人，我不會與她親近，任何有違我良心的事，我也絕不會做，我的養生之道無他，一切順乎自然，決不勉強！」

一旦男女私情之間，竟然會有政治陰謀的隱藏，這件事不能不說是給大千先生一記強力的警告，難怪他要嘆息一句：「未免可怕！」（摘自謝家孝「張大千的世界」民國五十七年寫於臺北）

樂想人校訂七十七年四月

中外雜誌稿約

- 一、本誌園地公開，歡迎真實傳奇，軼聞趣談，名人傳記，現代史話，懷舊憶往，醫學新話，旅遊記趣等作品。
- 二、來稿請用稿紙繕寫，字體力求工整清晰，附照片插圖者尤佳。
- 三、有關外國人名、地名等專有名詞，一律請加註原文。
- 四、來稿以白話文為限，除特約稿件外，請勿超過六千字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）。
- 五、來稿一經採用，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誌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。凡經由本誌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，其著作權即歸本誌所有，本誌交由「時代文摘」或「聖文書局」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，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。
- 六、本誌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不許轉載，如有侵犯者，當依法追究。
- 七、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、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。本誌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，為精益求精，必要時將予刪改，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。
- 八、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（務請自行影印留底），來稿請寄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二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。